

祢的楔子

祢懸掛於一棵似曾相識的橄欖樹。

祢端詳雙手雙腳，沒有發現被粗鑄鐵釘穿刺的孔洞，頭顱也沒有刺棗細枝編成的荊冠，顏面也無血痕。為此，祢莫名愴然。失落感沉落，身體卻變得輕盈。祢抓握一旁的枝幹，單手輕力，便拉抬起完整的軀體。

祢浮身，以另一手解開環繞脖頸的橘色水管，悄悄從半空中走下來。

祢失去嬰兒的哭聲力量，一落地，便開啟了重新誕生。

祢猶能記得這日，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五日的凌晨。生命的最初，日與夜自動分離。疲累的午夜與未亮的清晨，空出一格適合雙腳靜謐觸地的時區。落地之前，祢看見那些有聲顯像的幻光與連續畫面，多數源自不願遺忘的溪流深處。

初生的祢，已是四十五歲年齡，卻只擁有十四年人生。

這段歲月是逆跳時區的飛返記憶。這段回溯的記憶亦是飛返之體，時有片斷，又常是局部也殘缺，宛如失序的虛線。那些虛線的實體線中，存人晃事而生物哀，全數閃現於光影。只不過，一誕生便是中年的祢，急欲想釐清，虛線的空白所在，是否藏有曖昧幽玄。

臆測的意識至此，祢確定了自身落地的所在之處。

北投，這區是不大的山坳谷地。上路有磺港溪，流入基隆河。下緣有磺溪，接手外雙溪，再匯流於基隆河。兩條磺字頭的溪河流域之間，有另一條獨立的小支流，北投溪。北投溪的上游源頭，是來自地獄的泉水，有咬灼生命的攝氏百度。泉水流至中下游，因其他的水勾兌。液淫其後，熱泉溫度逐漸降低。在接近活人體溫的溪流段，便離祢誕生的這座兩層樓獨棟宅邸不遠。

在計時無感的凌晨，祢悠悠慢行，獨自一具形體走過泉源路的巷弄。這片小凹谷，有許多緩緩向上的坡道，不止一條，像似許多無殼的雙線蛞蝓，或粗或細，在雨後圍繞地獄谷，蜿蜒爬行，留下探尋另一隻雌雄同體的軌跡。祢沿著這些企圖找食、交配、繁殖的黏液小徑，沒有迷途，抵達老者們靜靜搓揉著死的北投泉源公園。一旁是珠海路，每一夜的北投月光，總能照亮鋪滿路面的珍珠，流形成海。

祢步伐點水而無一聲。凌晨時分的珠海路，唯有二聲入祢耳。一是磺港溪的水語，一是泉源公園泡腳池的青磺湧泉。溪水不願為祢靜止，但那泡腳池的湧泉，在人工池的彎道為祢停留。

泡腳池面靜謐如鏡。你再次看見自己的容貌。

重新誕生的祢，此時僅能是倒影。

倒影的頭髮，如你記憶，黝黑也捲曲。你喜歡少量蓄鬚，也將頭髮稍稍留長，讓後腦勺的髮尾覆蓋後頸，帶來安全感。直到綁頭的抗議布條，無法收束濃密的頭髮，你會去一趟光明派出所旁的時代理髮廳，讓炳哥修剪你的鬚鬚與髮尾。你身形不壯碩，也不算削瘦，只要把下襠塞進褲頭，也可以撐起大號尺碼的立領短袖上衣。夏日，你愛棉質上衣。天轉冷，多一件襯衫和黨團送給基層黨工的紀念夾克，你便能越過冬季。

此刻，你跪伏在泡腳池邊，小幅度駝著背，讓自己靠近池面，你看見的容貌，相似那位朋友。

你記得那位朋友的姓名，滿懷尊敬，同時對他又氣憤難忍。重新誕生後，你決意不再叫喚他的姓名、暱稱、綽號，只願意稱呼那位朋友：他人。

你與他人，不用多言，總是讓彼此的外貌，近似彼此。

這樣的你們，能快速融入其他外貌近似的其他友人們，一同穿上寫著訴求標語的外掛布衫，在遊行隊伍的前排兩側，集體向前方邁步。你們等待宣傳車的擴音器先發難，隨後你們會更奮力吶喊口號。

泡腳池面的倒影，近似過去的你，仍是一位時時微怒的忠誠基層黨工。

那臉緩緩貼近你，試圖探悉你再次落地此生的目的。你也貼近水面倒影。在彼此鼻尖即將接觸時，你嗅聞到來自地獄的濃濃硫磺味。路燈的光裡，在四十多度的水溫，倒影浸泡著慢了一步的汗。倒影也想讓這一夜的你，浸泡出鹽味的淚。

你憶起，長老教會徽章下的四個字——「焚而不燬」，再也無法隱忍忿忿啜泣。你不讓眼淚滴落泡腳池。一滴眼淚，也可能玷污青磺泉的潔淨。你提醒近似彼此的倒影，不該再耽溺於憂傷，即便僅流露一公克，也不可再讓任何他人發現。

青磺水引起無數的裊裊熱霧。在夜的蒸籠裡，你自二〇〇三年飛返一九八九年。這來回的十四年之間，你多次遺忘凱達格蘭女巫之聲所指引的生之入口。直到這次，你由死的出口滑出生之入口，才確知記憶是以逆跳與飛返的方式留存。你已經學習不顯露情緒，在降生的這夜，也不願失守。你抹去眼周的濕，也將歸屬你的未來時光，停止於重新誕生之日：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五日。

自此爾後，你活於磺水地域，無路可逃，任隨自由的地下泉脈，帶你抵達只有信封郵票格子大小的這片山谷。

另一陌生水聲傳來。你轉身面向泡腳池入口處。在那階梯下，有一手壓泵浦。無人手動操作泵浦，墨綠的出水口卻引流出地下水。落水聲間歇，看不見人與魂。粗石子的圈地上，也沒有實體沖洗雙足，抑或虛影淨身。

你緩緩點頭，同意了誰，也應允已知的誰人，在你耳內謄寫出一段聲音：

夜在水花裡滾動，我出聲說話。

在開始謄寫你之前，我與你一同逆跳飛返，回到你重新誕生前的吉光片羽。那些行進的抗議隊伍裡，還有繁花眾生，如諸多的你。那些吶喊口號的你等，多半沒有臉，在集體的怒目與吼叫嘴唇，失去自身輪廓。

亡者只能以碑文描繪，期待此生之後能夠顯影，確立誰是我的他人支命，也確立屬靈的他人支命，是誰人的奈落苦路。